



一花一世界，
一生为一人。

满世繁华不如你

归采薇 著
GUICAIWEI
WORKS

继沧月后
武侠言情新人王归采薇惊艳巨献

生死相依的动情之作
撼人心魄的爱情传奇

她是她的师父，身负绝世武功，他对她，身将腐朽，其爱不渝；
他是天下霸主，坐拥万里江山，他对她，机关算尽，爱而不得。

最诡秘的权谋，最痴缠的纠葛
都抵不过生死不负的爱让人刻骨铭心

这世间，比江湖更险恶的是人心，
比宝剑更致命的是爱情。
只因爱上，便无药可医。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满世
繁花
不如你

归采薇 ●
GUICAIWEI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世繁花不如你/归采薇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399-6062-3

I. ①满… II. ①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5950号

- | | |
|---------|---|
| 书 名 | 满世繁花不如你 |
| 作 者 | 归采薇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花火工作室 (北京) |
| 责 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 字 编 辑 | 李 敏 |
| 责 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
| 字 数 | 320千字 |
| 印 张 | 17 |
| 版 次 |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6062-3 |
| 定 价 | 24.8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陌上花

碧桃初绽，灼心似火，情起一往。
月凝白衣，携袂泛舟波上。
夜下谁晓风雨事，徒使旧恨断肠。
望山高路远，昔景难忆，更难绝忘。

问君何相随，梅香淡处，几许露浅风凉。
春来雷隐，曾见雀影成双。
回首年少叹轻狂，尘起谁定四方。
今辞君别去，夕岚如血，落花归乡。



目录

楔子/001

第一章 碧桃初绽/003

第二章 灼心似火/021

第三章 情起一往/034

第四章 月凝白衣/051

第五章 携袂泛舟波上/063

第六章 夜下谁晓风雨事/079

第七章 徒使旧恨断肠/089

第八章 望山高路远/104

第九章 昔景难忆/118

第十章 更难绝忘/129

第十一章 问君何相随/141

第十二章 梅香淡处/153

第十三章 几许露浅风凉/166

第十四章 春来雷隐/179

第十五章 曾见雀影成双/190

第十六章 回首年少叹轻狂/202

第十七章 尘起谁定四方/213

第十八章 今辞君别去/226

第十九章 夕岚如血/236

第二十章 落花归乡/251



楔子

深山，寒冬。

漫天大雪如鹅毛般飞舞，彻骨的寒冷铺天盖地。深夜的山路点缀着无声的落雪，黑白的世界，寂静得如同死亡。

咚——

“天寒地冻，裹被加衣！”

咚——

“天寒地冻，裹被加衣！”

更夫佝偻着背，敲着更鼓，一边扯着沙哑的嗓子叫喊，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着。

山路绵延，村落悄无声息，只有他的回声在山谷间悠悠回荡。

行得数里，更夫毕竟上了年纪，便打算坐在路边歇息一会儿。他呼出一口白气，四下观望着。这里的山头处在两个村落之间，山路陡峭，数步之外便是断崖，若不是行惯了山路的人，只怕走不了几步便会失足跌下深涧。

“哇……哇……”

路边的一隅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婴儿的哭声。

更夫一惊，循声望去，只见断崖之畔，枯草之中，有一个小小的红色包裹，哭声正是从那包裹中传出的。

腊月寒冬，便是成人在外露宿也极有可能被冻死，更别提那孩童婴儿！更夫犹豫片刻，还是冒着滑下山谷的危险走了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包裹从断崖边上拾起。红色的破布襁褓里，裹着一个看上去已有数月大小的小女娃。那女娃一张小脸冻得通红，小小的嘴唇也是冻得发紫，一双眼睛却是睁得大大的，目光明如星辰，里面满满的是本能的求生欲望。

更夫愣了一下，心动的瞬间却又想起家中衣衫褴褛、嗷嗷待哺的几个孩童。

山之深处，穷乡僻壤，家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能养得起这娃儿，还能让她吃饱穿暖的，又能有几户人家！

更夫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望着远方白雪皑皑的山头间，隐隐遮蔽住的一所朱门庄院。

一路踏雪攀援，足足过了半个多时辰，更夫才艰难地爬到了那个山头之上，望望那块书着“坎离庄”三字的大匾被积雪堆嵌出的白色的、高傲的轮廓。

“苦命的孩子，我也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更夫摇头叹气，“以后的日子，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那女婴似乎是懂了更夫的意思，口中咿咿呀呀，明亮的眼睛忽闪着。更夫一摇一拐，渐渐消失在雪山尽头。

“主子，”一名四十多岁的仆妇怀抱着红色襁褓，小心翼翼地看着半躺在床上的一名老妇，“瞧瞧，是个多么玉雪可爱的女孩儿！”声音里掩不住几分欣喜。

床边的火盆烧得噼啪乱响，在屋里的陈设之上映出一闪一灭的红光。

那老妇眼睛微睁一线，冷哼一声：“不知又是哪家狠心的爹娘打的好算盘，也不打听打听坎离庄究竟是什么地方！”

仆妇一滞，心下明白，低下头悄悄叹了一口气。

那女婴得了温暖，却是咯咯笑了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指去抓仆妇的衣襟，放在嘴里吸吮，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

“主子，”仆妇带了几分恳求的语气，“这天气如此严寒，难道还能把这女孩儿送回外面不成？再说，也不一定就非要她……”

“一旦进了坎离庄，还能有她选的不成？”老妇一声冷笑，“你跟了我这大半辈子，难不成连这点事情也没看透？”

仆妇不敢再接话，一时间屋里只剩下女婴咿咿呀呀的声音。

老妇看了那婴儿一眼，突然眉心一皱：“把她抱来给我看看！”

仆妇忙将襁褓递了过去。

老妇一手翻开襁褓的破布，目不转睛地看着襁褓内侧绣着的一片花纹。

红布如血，虽已被山石荆棘划得不成样子，却是看得出质地上乘。而那花纹绣着的则是两只灰色云雀，共同栖在一枝三杈白梅之上，一只安静不动，另一只展翅欲飞。白梅如雪，那雀儿绣得栩栩如生，仿佛当真能从布上飞出来一般。

老妇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她终于开口说道：“这孩子留下吧，和乔行止送来的那批孩子放在一起，该怎么养就怎么养。”说着，她看了仆妇一眼，“倘若你喜欢这孩子，平日里来往多些也无不可。只不过……坎离庄的规矩，可不是轻易破得的！”

仆妇感激不尽：“多谢主子！老奴自然知晓轻重！”

老妇望了一眼窗外搓棉扯絮一般的大雪：“腊月飞雪，天霜地白……就唤她‘飞白’吧！”



第一章

碧桃初绽

{新荷}

转眼间数载春秋已逝，枝头的雪融了又白，白了又融。十个年头过去，坎离庄朱门漆旧，院内这一刻却是三月花红，桃李春风。

正是坎离庄的桃花最鲜艳的时节，漫天的桃色映着“凌风院”的青砖，衬着欲落的夕阳、碧绿的青草、万里无云的晴空，让人从心底都敞亮起来。

飞白梳着小辫子，穿着青色的棉布衣裳，坐在桃花林边，白白的脸蛋儿上映着桃花的影子。她惬意地眯起眼，将手指横在眼前。夕阳被分成一缕一缕，晃着她清澈的眼睛。

忽然之间，一只蓝色的大蝴蝶出现在她的视野之中，透明的翅膀映着淡淡的阳光，煞是好看。

飞白眼前一亮，立刻从地上站起来，一蹦一跳地追了上去。

飞白伸出小手追捕着蓝蝴蝶，那蝴蝶却是身姿轻盈，在飞白伸手够不到的地方来回飞舞。一人一蝶在桃花林中追追逃逃，辗转到了一株高大的桃树附近。

飞白一跃而起，右腿轻钩，一个金钟倒挂，腿脚晃悠悠地钩在桃树之上，手臂一伸，便去捉那蝶儿。

哗啦啦……桃树的枝叶纷乱作响，承不住这突然的重量，竟忽然断成两截，粉色的桃瓣簌簌地落了一地。蓝蝴蝶却是轻巧地逃开了这一场桃花劫，晒笑着看了一眼狼狈地跌倒在落花之中的飞白，扭扭身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飞白也不气恼，咯咯笑着，伸出小手将落在头上的花瓣一一拨弄开去。

“飞丫头，又作死呢！”

一声断喝传来，一名跛足老妇拄着一根木拐从拐角处出现。

飞白闻声，连忙从桃花之中站起身来。

“秦婆婆。”飞白从头上摘下一片花瓣，笑着说，“飞白莽撞，惊到婆婆了。”

那跛足老妇拄着拐杖站定，哼了一声，满是皱褶的眼皮之下却是目光炯炯，凌厉地看了飞白一眼：“越大越不像话！坎离庄岂是你一个小小孩童的玩闹之所！若是再如此淘气，老身只怕不得不送你去黑池轩养性子了！”

黑池轩相当于坎离庄的刑房，那里的严苛惩罚是庄子里每一个孩子的噩梦。

飞白立刻吓得噤声，忙恭恭敬敬地立好：“飞白知错，下次再也不敢了！”

秦老太严厉地看了她一眼，缓缓问道：“方才看你飞身上树的身手……莫不是已经将踏云功练到了第一层？”

飞白有些茫然：“啊？踏云功此等上乘功夫，师父说没个十年八年练不上五层的。我初试皮毛，资质又鲁钝，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练到第一层？婆婆太抬举飞白了！”

秦老太微微挑眉。方才飞白上树时身姿轻灵，明显已是踏云功第一层的境界，只是步法不熟，疏于教习，才会跌下地来。如果飞白也算资质愚钝的话，那这坎离庄的其他弟子岂不都成傻子了！

“是谁说你资质鲁钝的？”秦老太眯起眼睛。

“呃……是师父，师父说我脑子有问题，给我讲不明白，给了我几句口诀让我背就去教别人了。”飞白不以为意，“师父不喜欢教我，那就罢了呗，横竖我每日背背口诀，逛逛园子，也开心得很。”

秦老太脸色越来越不善，突然举起拐杖在地面上重重一击：“岂有此理！”

飞白吓了一跳，猛然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赶忙说道：“婆婆别气，师父对飞白还是很好的，只是说练武不是女孩儿家该做的事，还叫我回去跟程妈妈学绣花，学下厨……于是我就去了，程妈妈倒是夸我天分高，心灵又手巧呢！”

秦老太暗暗摇头。飞白那师父欧阳鉴性格阴阳怪气，自视甚高，向来与她不睦，连着就把气出在了飞白身上。偏偏这女孩儿天性豁达乐观，从不把这些挖苦讽刺放在心上，倒是让人啼笑皆非！

“罢了！”秦老太摆摆手说道，“我给你的那些书，你可都看过了？”

飞白点点头：“飞白都仔细读过了！”小小的脸上都是认真的神色。

“好！”秦老太脸色一肃，“那我便考考你。虎遇腾蛇，何如？”

飞白略一思索，张口便答：“腾蛇之相，飞鸟迷途，六仪不可遇击，不如阳遁以避！”

“六乙合九天，何如？”

飞白想了一会儿，说道：“天上六乙合三门，下临巽宫风遁矣……”

“水天需，何如？”

“山水蒙，水天需……”飞白掰着小指头算了算，“嗯，需卦稳健，当守正待机……”

飞白有些不确定，犹豫地看了秦老太一眼。

秦老太微微点头。

“去玩你的吧！下次可不许再这般淘气了。”

飞白一见秦老太消了气，立马又高兴起来：“秦婆婆，我现在去陪程妈妈做

桃花糕，待会儿倘是做好了，马上就送去给婆婆尝尝，好不好？”

秦老太瞪了她一眼：“谁稀罕你那些小孩儿家家的玩意儿。”声音却是比方才温和了许多。

飞白嘻嘻一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随即转身，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飞白的身影一跳一跳地消失在桃花丛中。秦老太看着她走远，小小的生命蓬勃如春芽，原本凌厉的眼角不自觉涌上几分慈爱。

墙头风吹藤摇，秦老太心中一动，突然发现身后的墙头除了沙沙作响的草木之声，似乎还夹杂了某些不该有的声音。

秦老太立即警觉，却是立在原地，并不出声。

墙头那声音似是觉察到什么，立即屏息静气，试图躲过秦老太的捕捉。

秦老太冷笑一声，突然眼中精光一闪，高声说道：“乔行止，你这些年也没甚长进，怎么记性变得如此之差，竟忘了坎离庄的正门该怎么走？”

片刻沉默之后，墙头那声音终于放弃了隐藏，一声纵情长笑，一名男子不知自何方出现，越过那红砖墙头跳下，落在秦老太身后。

“秦老前辈，多年不见，还是耳聪目明，不减当年！”男子声音铿如铁石，神色自若地拂去身上沾着的枝叶。

来者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衣饰华丽，相貌英气十足，一双眼睛精光四射，显然修为不低。

“托你的福，这身老骨头还勉强撑得住。”秦老太冷冷说道。

乔行止短促地一笑，双目轻眯，悠悠地说道：“秦老前辈如此不欢迎乔某，莫不是还在跟主子赌气？”

“秦荆岂敢！”听到乔行止说话间抬出了主子，秦老太眉头一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乔行止微微一笑，眉尖一挑，神色间带了几分倨傲。

乔行止乃是主子身边十几年的亲信，身份非同寻常。秦老太咬咬牙，口气硬生生缓和了几分：“主子这次派你来，又是有何打算？”

“呵……主子只是让我来看看，前几次送来的那些孩子，如今调教得如何了……”乔行止慢悠悠地说道，“是否‘可用’？”

秦老太目光一闪。

乔行止望了望桃花深处，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那名女娃儿，倒真真是个可造之才。小小年纪便已如此出众，长大之后，还不知会如何惊世骇俗……”

秦老太眼角微微一动，嘴唇紧抿。

“而且眉清目秀，必是个美人胚子……呵呵……秦老前辈果真是这样打算的？”乔行止望向远方的眼睛眯起。

“乔行止！”秦老太目光森然，突然说道，“飞白并非你送来的孩童之一，乃是我独自收养的孩儿，与旁人可不相同！”

“收养的孩儿？”乔行止一愣，随即一声冷笑，“坎离庄何时出了私自收养的孩儿！秦老前辈莫不是想要坏了坎离庄的规矩？”

“老婆子一生为主子卖命，赔上了半条老命、一条腿，如今行将就木，却连收个孩子养老都不成了？”秦老太冷冷地看着乔行止。

乔行止冷笑一声：“既是如此，前辈缘何还将她交与欧阳鉴习武？缘何还额外教她奇门之术？”

“哼……不过是教她看几本书而已。老婆子不中用，仅仅是教她些粗略的遁甲之术，以后有一技傍身，也不必受人欺凌，任人摆布！”秦老太言辞凿凿。

“原来如此。”乔行止若有所思，“不过，若是我将此事禀告主子，前辈以为如何？”

秦老太厉声道：“乔行止！”

乔行止轻声笑道：“坎离门奇门之术，前辈一向视为至宝，从不轻易传人……哦，不，坎离门早已不存于世，剩下的，也不过是这一处长满花草草的庄院而已……”

秦老太沉默不答，却是握紧了手中的拐杖。

一阵紧张的沉默。坎离庄的桃花摇曳，夕阳在高墙上映下忧伤而沉重的影子。

“乔行止，不要以为你是主子身边的人，我便要时时担待忍耐你！”终于，秦老太声沉如钟，字字如铁，“所谓坎离庄奇门之术，谈何从不容易传人？我早已将所有原版藏书都交付给了你们，自己所留也不过是副本而已。而你提起这些陈年旧事，是执意要跟老婆子过不去吗？”

乔行止摇头叹气：“前辈何必这么大气性？秦老前辈劳苦功高，岂是乔某所能及！只是那名聪明的小娃娃，若是暴殄天物，只怕主子也不会开心……”

“暴殄天物！哼！世间万物在你眼中，只有‘可用’与‘不可用’不成！飞白是我养的，你若想对她怎样，先过了我这关再说！”秦老太厉声说道，手下的拐杖在青砖地之上笃笃作响。

乔行止目光一动，低声说道：“老前辈，恕晚辈多言，若您真喜欢这孩子……把她交与主子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此言一出，秦老太脸色倏然大变。

乔行止转身哈哈大笑：“罢了罢了！此事日后再谈，秦老前辈也不必为此伤了心神。呵，许久不来坎离庄，乔某先去找欧阳老弟喝一杯桃花酒！”

说着，乔行止大步飘然走了开去，娴熟地穿过弯曲错杂的桃花小径，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秦老太独自立在风里，望着凌风院的红墙绿瓦，满院桃花。

“命，命……这就是命啊……”她喃喃自语。

半晌，秦老太慢慢地拄拐离开，身影渐渐消失在晚照的阴影之中。

{欢时}

傍晚的空气融着夕阳味道，满目碧草春花。飞白心情极好，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蹦跶着向秦老太和程妈妈居住的冬霭阁跑去。

“飞白姐姐！”远远地一个小女孩喊着她的名字，追了上来。

“其雨！咦？你怎么了？”

女孩跑近了，飞白才看到她尖尖的瓜子脸上满面的泪痕。

“飞白姐姐，潼青他又欺负我！他看到我手里捧着给你的梅花糕，突然就冲上来把它抢了去，还威胁我说，下次再看到我拿着他没有的东西，就要我好看……”其雨眼圈一红，委屈得又差点掉下泪来。

“又是潼青那家伙！”飞白皱了皱眉，说道，“没关系，咱们不理他，以后我再请你吃糕，就直接带你去冬霭阁，这样潼青想欺负咱们也找不到地方！”

其雨瑟缩了一下，有些不安地摆弄着衣角：“我，我不敢去……”

在坎离庄，除了飞白外，其他的孩子没有人敢跟秦老太和程妈妈有太多接触。一是秦老太严肃吓人，难以接近；二是由于师父欧阳鉴与秦老太极是不和，若是同她们走得太近，则会像飞白这般被欧阳鉴视为异类，平日里多有冷嘲热讽不说，被送去黑池轩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飞白安慰她道：“有我在，你怕什么！你瞧，这么多年来，师父他虽然总爱找茬，不也没找到过什么由头罚我？呃，上次打我板子那次不算，那是我自找的……其雨，你相信我，秦婆婆和程妈妈都是很好很好的人，以后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玩耍，潼青那坏蛋以后就更不敢欺负咱们了。”

其雨犹豫了一会儿，拭去了眼泪，破涕为笑：“飞白姐，我听你的。还好在这里有你护着我，否则我就，我就……”

飞白一笑：“庄子里就咱们两个女孩，姐姐不护着你，还能护着谁？”

其雨眼圈又是一红：“双晴如果还在，肯定也会喜欢飞白姐……我们从前都怕师父，所以不敢跟飞白姐玩……姐姐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双晴当年是跟其雨一起被送来坎离庄的，两人一直关系亲密。只是双晴身体向来羸弱，去年底得了伤寒病夭折了。

“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你不要这样伤心，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活人应当在思念中更好地生活才是。”飞白摸摸其雨的头发，“你也要好好练武，将身体养得壮了，才不怕那些缠身痼疾。”

“嗯。”其雨擦了擦眼睛，展开一个小小的笑容，“我轻功总也练不好，铁

虎哥说要帮忙教教我呢！”

“是嘛！”飞白笑了起来，“铁虎一向是厉害的，潼青也不一定打得过他，你怎么不去叫他来帮你出气？”

其雨脸一红：“我总求铁虎哥帮这帮那，也不太好……”

飞白打趣道：“怎么就不好了？说不定铁虎甘之如饴！我听说，他上次下山，偷偷从外面买了糖人儿回来，不就是为了在你的生辰哄你开心……”

其雨脸更红了，羞嗔道：“飞白姐！”

飞白哈哈大笑：“好啦好啦，不逗你了。来，我们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冬霭阁玩，去见一见秦婆婆和程妈妈！”

飞白向其雨伸出小手。其雨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握住了飞白的手，被她拉着向坎离庄的方向跑去。

冬霭阁内，屋里的陈设一如当年。春阳透过纱窗融融地照进来，将案上的香炉染成了柔和的浅褐色。淡淡的青烟从香炉之上袅袅升起，迷蒙而恍惚。

程妈妈一身荆钗素衣，望着香炉之上供着的被青色氤氲的牌位，心里默默地祷念。

“程妈妈！”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飞白大笑大喊着，大步踏进屋内。

程妈妈回头看见飞白，眼底泛起了浓浓的笑意，忙搬了小凳子：“飞丫头！快进来！”

待走到跟前，程妈妈才看到飞白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女孩，微微一愣。

“程妈妈，这是其雨，我想以后多多带她过来玩。”飞白指了指身后的小姑娘。

“程，程妈妈。”其雨从飞白身后探出来，怯怯地说道。

程妈妈温和地对其雨点点头，笑了笑：“来这边坐下，别拘着！”

看到程妈妈神态慈祥，其雨渐渐放松下来，只是仍然小心翼翼地紧紧跟在飞白身后，不肯离开一步。

飞白已在左顾右盼：“桃花糕呢？桃花糕呢？”

程妈妈笑道：“你这个小馋鬼，自然是还没做好，等着你来帮忙呢！”

飞白一声欢呼：“太好了！”说着，她掀开东厢的帘子，一头就钻了进去。

其雨犹豫了一下，怯怯地看了程妈妈一眼，也跟着跑了进去。

程妈妈回头望了一眼将将烧尽的香炉，又默默叨念了几句，毕恭毕敬地行完礼，待到香尽火枯，拭净了香炉，才转身走进了东厢房。

过了半个时辰，东厢房里便传出了飞白的大笑声：“哈哈，我又把面粉放错地方了！”

程妈妈系着围裙，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桃花糕，哭笑不得地看着被面粉弄了一脸的飞白。

其雨没有参与做糕，看着飞白的花脸蛋，也捧着热茶在一边笑。

“真是胡闹！”程妈妈一边帮飞白擦掉脸上的白粉，一边嗔道，“在这里待的时辰可不短了，师父布置的功课可做完了？”

飞白擦擦脸蛋，笑道：“师父给的功课有甚好做的？还不如秦婆婆给的那些书好看。”

“不听话，当心师父又打你手心，我跟婆婆可保不了你！”程妈妈警告道。

想起欧阳鉴那张板着的脸，又想起他丝毫不留情面的手段，飞白有点蔫：“好吧，那……我背给程妈妈听听可好？”

“背？”程妈妈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师父给你布置的功课，难道不是武功？”

“师父才不会教我那些‘打打杀杀’的，只会按着我背古诗念古文……”飞白撇撇嘴，随即又笑起来，“不过今天师父教读了一篇诗，倒也有趣……程妈妈就听我背一背嘛！”

“好啊！”程妈妈失笑，慈爱地摸摸飞白的头。

飞白清了清嗓子，大声背诵起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雨坐在小凳子上，一边捧着茶杯，一边看着神采飞扬的飞白，脸上全是浓浓的羡慕。

程妈妈并不识字，听着飞白清脆如铃的声音大声地背着古诗，只觉心里一片平和，望着飞白静静地笑，近日里的不安与担忧不由得减淡了许多。

本以为自己会跟着秦主子在坎离庄孤独终老，不想风烛残年之时，竟来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精灵，给沉闷压抑的坎离庄带来这许多生气。若是日子就这般平静地过下去，那该有多好！

{心忧}

春风徐徐，拂动坎离庄湖畔的垂柳，依依的浓翠染了一池。东风吹动水面如同碧绸，泛起一道道潋滟的波纹。

湖中有一座玲珑小亭，两个身影对坐其中，正在风中对斟畅谈。

“欧阳老弟，数载不见，风采依旧！为兄先干一杯！”乔行止举起一只杨木酒盅，仰起头一饮而尽。

“岂敢，岂敢！乔兄一别经年，倒是沧桑了许多。”另一个声音慢条斯理地说道。

欧阳鉴缓带长袍坐在乔行止的对面，手指慢慢地摩挲着酒杯口。

不同于乔行止的英气勃发，欧阳鉴甚是年轻内敛，却又有几分傲气逼人。修长的身材，俊朗的面容，加上几分淡淡的书卷气，几乎就让人以为他是个弱冠少年。事实上，他的确不过二十一二岁而已。

乔行止哈哈大笑，将酒杯放回桌面：“欧阳老弟说话还是如此直率，好极，好极！三年前，段老前辈因病而逝，秦老前辈年事已高，坎离庄无人接管，贤弟文武全才，年纪轻轻便担当了这一重任，委实令我敬服！来，为兄再敬一杯！”

欧阳鉴啜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道：“我当年冲撞了小少主，被主子一怒之下发配至此，原也不算什么难以启齿之事。老兄你就不必如此好话连篇，粉饰太平了。”

正在大笑大说的乔行止顿时一噎，不免有几分尴尬。

欧阳鉴却是好整以暇地弹了弹落在袖上的柳叶，望了望亭外如丝的碧水：“乔兄此次赶来坎离庄，不知有何贵干？”

乔行止咳了一声，正色道：“主子几年前派段前辈与我选出数批孩童，交付与坎离庄教习，如今也有数年之久了。前次‘甲子之变’，主子身边折损了不少人，况且三位少主日渐年长，身旁亦需人才陪伴。不知那些孩童之中，贤弟可有发现些天赋异禀者？倘若有，我此番就把他们带回京，也好对主子有个交代。”

欧阳鉴冷冷道：“天赋异禀的没有，不开窍的蠢蛋倒遍地都是。”

“哦？”乔行止回想起方才看到的情景，颇有兴味地说道，“我之前在凌风院见到一名十岁左右的女孩，竟是绝顶的聪明，只是武功略为粗疏，像是未经调教……”

欧阳鉴哼了一声，本来冷淡的脸上突然闪过几分不耐：“那个女娃娃稀奇古怪，顽劣异常，成日里仗着秦老太婆宠她，就在庄子里横着走！若她学成武功，坎离庄还不被她给翻了天去！”

乔行止一愣之下，更是好奇不已：“我看那女孩在秦荆面前倒是乖巧可人，莫不是贤弟……”

欧阳鉴忽地睁大眼睛直视乔行止，修长的眉毛挑得高高的：“怎么，你是她师父还是我是她师父？”

乔行止一怔，不知如何作答。

欧阳鉴突然变得愤慨起来，将酒杯往桌上一拍，说道：“乖巧可人？你说得倒是轻巧！你能受得了这小魔星漫不经心地看一遍心法便大言不惭地告诉你她全烂熟于心了吗？你能受得了她学了踏云功没两天就能满庄子飞着跑了吗？旁人都在刻苦练功，就她自己溜出去疯玩，还偏偏数她进境最快，找不到由头罚她！简直就是胡闹！顽劣至极！”

乔行止不由哑然！

欧阳鉴比他小上十岁，他的事迹乔行止也甚是了解。想当年，欧阳鉴七岁能武，十岁能诗文，十五岁以凤凰台一战名震江湖，文武全才之名饮誉于世，成为江湖一流高手。十六岁归附主子，极受看重。若非欧阳鉴性格孤傲，加上后来事有变动，只怕如今他在主子身边的地位比自己还要高上几分。难道说……这欧阳鉴自己是个有名的神童，便不能再忍受这世上有其他的神童？这也太令人啼笑皆非了！

乔行止这厢正在寻思，只见欧阳鉴眼睛一翻：“总之，想让我倾尽所能教她武功，没门！女孩子家家的，背背古诗、绣绣花就够了，学那么多武功做甚！调皮捣蛋吗？”

看着欧阳鉴那一副坚定而决然的样子，乔行止不禁扶额，半晌无言以对。

罢了，罢了！就连秦老太，甚至主子也不怎么搞得掂欧阳鉴，他又能有什么好办法！

“乔行止当真这么说？”程妈妈停下擦拭紫檀木桌的动作，一脸惊诧。

秦老太缓缓点点头。

程妈妈不知所措地绞着手里的抹布，不安地回头又看了一眼那桌案上的香炉。

秦老太瞟了一眼那香炉之上的牌位，说道：“鬼神之说，终归缥缈。与其终日祷念，还不如多动动心思应付好眼下的状况。”

程妈妈垂下眼睛：“主子教训得是，老奴……老奴愚钝了。”

秦老太轻声冷笑：“再者，当年我出卖门派，罪孽何等深重，坎离门诸位祖师又何必佑我！纵然横死尸凉，也不过是我应得的报应罢了！”

程妈妈赶紧说道：“不不！主子快别这么说……您当年分明也是迫不得已！二十年前，千衡派越过天险奇阵攻上山来，坎离门险遭灭门，藏书阁差一点便被焚毁，何其危险！若不是贤王派人来救，您如何能眼睁睁看着坎离门上百年诸位宗师的心血生生毁于一旦？只是，只是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贤王的胃口竟然这样大——”

“不必再说了。”秦老太打断她的话，“我既下了决心引狼入室，便早做好了自食其果的准备。事到如今，我也只望我的罪孽不要牵连他人。”说着，秦老太一拂衣袖，看向程妈妈，“寒鹊，待到这次乔行止离开，你便下山避上一避，等事情都安稳下来，再回来料理后事吧。”

程妈妈一惊，坚决地摇了摇头：“自我幼年跟随主子起，老奴的命便早已是主子的了。况且当年坎离事变，老奴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如今主子有难，老奴如何能够袖手旁观！老奴愿一生时时陪着主子，即便祸事临头也是一般！”

秦老太半晌不语，叹道：“寒鹊，你其实不必如此……”

程妈妈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主子，你就当成全了老奴……让老奴解脱吧！”

程妈妈垂下双眼，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几分岁月掩不住的哀伤。

秦老太缓缓点了点头，望向窗外。暮霭沉沉，十里桃花的映衬之下，一只灰翅白爪的小鸟正停在窗台上，欢快地啄着些什么。

程妈妈忽然想起什么：“那欧阳鉴虽然年轻，却着实让人看不透。何况他平日里就没少跟您作对，要不要防着他些……”

秦老太哼了一声，不以为然：“纵是当年段收恭那老东西在坎离庄作威作福之时，老身也从未惧过他。欧阳鉴那小儿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老婆子好歹活了七十多年，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既然他主子放他在此折腾，他爱怎样便怎样去。就算是我们不慎……那便又如何？大不了拼个玉石俱焚便罢！”

程妈妈沉默半晌，说道：“我们去了，倒是不妨，可……可飞白那孩子……”

秦老太叹了口气，收回目光：“我本也想保她一世，可是事到如今，我们能为她做的只怕也只有这些了。况且……”秦老太顿了一顿，低声说道，“那孩儿的身世，只怕也没这么简单。”

程妈妈一怔，想起了飞白被送到坎离庄时身上那红色锦缎的襦褌。

贡品云锦，出于贵家，而那白梅云雀的图案……

“您是说……如果我们说出飞白可能的身世，他们会忌惮几分，不会肆意乱来？”

“这可说不准。”秦老太冷冷道，“一株白梅，两只云雀，如何能作为证物？纵使是云墨织锦，凤楼绣技，别人只需牙关一咬，死不认账，你还能逼着他们承认不成？”

“那……那我们怎么办？”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飞白心地纯善，必有福祉。”

窗外暖风吹过，那小鸟儿吃饱了糕饼屑，欢快地鸣叫两声，扑扑翅膀，从窗台上展翅飞起，消失在春阳的余光里。

{主子}

翌日清晨，曙光未晞，淡淡的晨雾笼着整个安静的坎离庄。

飞白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从床铺上爬起身来，望望窗外还未明的天色，撇撇嘴，穿衣出门。

飞白同坎离庄其他的孩子一起，居住在凌风院旁边的凤栖园。凤栖园名字叫得好听，实则是一众设施简陋的木屋。每个孩子都单独住在一丈见方的小屋里，屋中木床吱嘎，木梁摇摇欲坠，美其名曰“陋室磨志”。